

9上

7

⑦

6

卷九
艺文
上



壽昌縣志

藝文志

序

傳

記

碑

跋

詩

賦

歌

一邦典故徵於文獻文以紀事而賦詠則文之有韻者也文獻不足自古慨焉夫典型凋謝人力無如之何而舊簡遺編求之篋笥訪諸金石未嘗不可裒集也但無論其爲文爲詩必有關於地方之掌故民生之利病山川之形勢者則部而錄之豈徒託登臨侈遊讌爲士大夫之雅尙哉至於私家著述則附記其目於列傳中俾後之人有考焉然其佚者蓋不少矣志藝文第九

藝文志上

傳

序

記

碑

跋

唐

徵翁洮詔

僖宗

詔曰舉爾所知下以忠而事上薦賢受賞君以禮而使臣建州
刺史李頰奏其鄉人翁洮力學苦吟隱居求志宜即邱園之賁
以旌槃澗之倫當有論思毋爲高尙可特遣使加幣就其隱居
徵之爾其幡然而改決然而來將備補闕之官期以匡朕不逮
令睦州守臣催促就道仍別遣使往建州褒賜刺史李頰以廣
賢路之勸主者施行

宋

上高宗皇帝遺表

進士胡國瑞邑人

臣國瑞言疾痛而號尙起愛親之念死期將至難忘報國之心
敢瀝餘衷仰祈睿聽伏念臣性資樸直命屬奇窮惟知強學而
力行非敢要譽以取進始由毫掾曾獻版圖荐至郎官亦先襪
被荏苒二紀參差九遷去茲蘭省之班遂守龍舒之節按臨未
幾竊盜羣興剪除幸復於方隅驚憂已入於心腹擬尋田畝以
養餘年蒙賜宮祠得瞻化日恩波未報病寢洊嬰肢體不隨膏
肓已結顧冉耕有避人之疾雖曰亡之而曾子謂將死之言誰
非善者儻收而用雖歿猶存伏願

勤儉飭躬寬仁愛

下費用物而屏玩好登忠臣而斥奸回省役務農足食禦寇將
帥均賞守令惟人一尋可久之彝盡去不急之務凡此數事皆

可類推庶裨上聖之資以濟中興之業此心非佞異乎草封禪
之書近習果賢不必出屍殯以諫言窮淚落形在神飛傷哉今
日之蓋棺冀爾異時之結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以聞

儒學翼教堂記

進士鄭 穎邑人

邑有學聖天子所以興賢育才也學有祠賢士大夫所以尊崇
前哲也國家自藝祖開基以來力掃五季餘習振興文治於是
有五星聚奎之應逮慶歷中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士生其時復
睹古者庠序學校之盛藏修游息爭自濯磨而名公鉅儒遂肩
踵相接焉聖天子所以鼓舞而作興者至矣豐芑流仁臺萊浸

盛操觚挾簡者大郡至數萬小郡亦不下五七千於是分土析
圭者又從而推廣之自四書院之建而士益加勉今之以書院
名者又不止此矣凡儒先之有功於斯道者莫不建祠而奉事
之流風餘韻劍珮留響賢士大夫宣聖治而崇先哲其義當如
是也壽昌爲嚴屬邑地雖褊小而山川雄勝多士出焉每三歲
大比預計偕者與青溪相伯仲他邑率不能及新安朱君來爲
令也嘉其風聲氣尙思有以翼贊之顧瞻學宮規模粗立獨先
賢之祠缺如乃鳩工度材剏堂三間崇祀諸賢榜曰翼教蓋取
扶翼世教之義而屬穎爲記穎喟然曰朱君之嘉惠多士者至
矣本朝以儒術爲尙大賢輩出有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諸先生

發揮道奧於先有南軒晦庵東萊象山諸先生推明道學於後而南軒之守郡東萊之分教則更親歷此邦而都人士翕然自附親炙者今誦其書而不知尊其人佩其教而不知奉其祀可乎此乃建堂之本旨也而吾邑前徽之可紀者在唐則有李刺史頰翁聘士洮本朝則有至孝周公大雅秘書胡公楚材吏侍胡公國瑞右史葉公三省樞相葉公義問或以勳猷顯或以志行稱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且傳有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於是列坐以配焉使士之登斯堂者歲時展敬而奉祀思風流之未遠想典型之猶存窮養達施一以諸賢爲法將見人材日盛而光明俊偉之概有不止於今日之所覩者矣其於

勸率之道不已至乎此則令君之志也令君名渙字以節姓朱氏世爲新安人登辛丑進士第初調鄱陽尉以和濟明以才治劇甚爲郡將所重多留幕府間以裨郡政所不及此其再任也

梨嶽詩集序

建州太守 王 埜 金華人

梨嶽詩百九十五篇唐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李王之所作也昔王刺此州有異政遺愛在民廟食梨山垂五百載大赫厥靈肇啓王封紹定間埜客過於建西山先生眞公語曰梨山詩人也予欲刻其集未果子盍往謁之埜謝未暇後七年埜來守茲土記眞公語求其詩祠下不可得乃得之京城書肆中喟然歎曰王之治建尙禮法明條教當亂世推敎不敢起死又能大庇

其民無水旱疫癘盜賊之菑所謂百世祀者也其遺吟舊編騷
人文士之所諷咏而流傳者不藏之茲山非缺典歟於是命工
鐫梓以報王之德以成眞公之志夫風雅莫盛於唐王以秀悟
該洽之姿發爲清逸精深之語友方干壻姚合故能名於當時
傳之後世豈偶然哉窮山深麓之中虹光夜起則知茲詩之所
在矣嘉熙三年仲春望日金華王埜序

元

壽昌重建縣署記

葉天麟

壽昌縣署燼於丙子劫火寄治儒宮僧堂者久矣至將仕朱公
世榮尹邑廳事始克建他猶未遑忠顯王公子玉嗣建門樓棟

字具體而已逮河間承事王公堦以至元戊子之仲冬視事明年春慨然欲新之謀諸宣差進義阿里公簿將仕劉公泰咸隄其議而難其事旣而曰壽蕞爾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然猶足用爲善及東作之未殷也垣其後圃薙荆棘淪泉池蒔花樹竹隨手春生以俟諸後可也迺召梓人約縱橫畫間架庀材具計庸徒令諸都俟西成受功邑無官廩時則供郵驛之役者多土戶焉爭助米以給餼糧於時即山取材因都役匠村落無警工徒用勸居無何宋桶礎壁輪輳山積厥十月哉生魄始經營越九日辛未一時不作迨閏月終繕完坊埴工畢廳東西翼室各二東爲典史分司又東其屬居焉西以館臺居府之委差又西

爲掌故府東廊北六間列吏戶禮三房南二爲農田房兵刑工
列於西廊如東制外一爲投牒所一爲土地祠門臺各翼一室
東作承發其西陪臺宿直焉屏樹塞門簷楹環護以柵葺樓置
更鼓其上徙舊獄於西偏之陽中爲監房前嚴門闌後創堂以
便聽讞右爲囹圄倣園土制使可避寒暑燥濕又即尉署故址
剏營屋三區俾成人無淆民居又建臺門於頌春宣詔之南時
簿將仕竇公誠到官與有勞於是百里之觀瞻肅然矣鄉之耆
老縉紳咨嗟愕眙屬余紀其歲月余謂壽昌治所更幾年歷幾
政欲舉之弗能今不數月而大備自始役至訖事未嘗鞭一役
人第駭其成功之易而不知公之先入於人心者有以易其難

也抑民出什一以奉上且勞力以聽上之欲爲而就其功亦治於人者之職分也庶民子來民之職盡矣治人者當何如而子之哉寬征徭以息民申教化以敦俗俾訟者望彥方之廬而質虞芮之成則簾可垂琴可鳴園扉可羅日與吏民看花河陽問柳彭澤熙熙春臺壽域中此則公子民之本心民亦以此望公者也雖然功之成也未易居而盛美每難乎其爲繼後來者能踵其舊有壞必葺則壽民享永逸之福而諸公有無窮之間倘享其成而弗心其心或峻庀級以亢居高簷牙以聳衆借狴犴以作威豈惟非公之心壽民即子來之初心謂何書曰戒之用休又曰勸之以九歌俾弗壞信斯言也揚其美者其戒存頌其

功者其勸寓後之覽者尙有感於斯文

李刺史詩序

嚴州太守 呂師仲

詩太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則誦人之詩可不勸人之志乎李刺史晚唐時詩詩成晚唐體板行於世莫不嘉尙然人知其詩之可嘉而不知其志之深可嘉公之志備見於守建之日明禮法頒教條藹然有惠政人賴以安平生之志於斯而可見矣其生爲牧其歿爲神建人慕之而有梨山之祠睦人慕之而有壽昌之祠由唐而來五百餘歲而廟食如一日公之有德於人何其大人之報公之德何其久歟余守睦幾一載適衢郡有頑盜出沒於壽邑間同寅謂余一出而捕之

及至境寇黨就擒人悉得以無恐因而謁公之祠觀公之像而
詢及公之詩或謂歲久板廢有十七世孫號愛山者曾摹舊本
復鑿梓而未及見焉越一月愛山乃袖新刊公詩集來訪余味
公之詩知公之志而又知愛山爲善繼人之志者也於是乎書
時大德元年丁酉長至前二日壽陽齊山呂師仲書於睦之坐
歎堂

李王詩跋

邵文龍邑人

天地秀異之氣人得之爲文章千古一致不生存而死亡也昌
黎柳州以文鳴唐其後廟潮陽廟羅池皆此氣之不泯者也梨
山李王異政遺愛與詩名並傳廟食艾溪宜矣久矣然韓柳二

集家有之人誦之梨山詩世不多見每以爲恨今南隱方君文豹來巖翁君聖沂與予宗人大椿肖翁及王之靈仍邦材以好古博雅之心板而新之使長流天地間是可嘉尙近得斯集快覩爲之躍然夫神行萬物之上心遊宇宙之表故其爲詩薄日月決雲河妙密流動天昭海溟可謂無一點烟火氣愚學詩者也秋蛩寒蚓豈能竊窺闥奧獨嘗誦工部詩云詩應有神助下筆如有神若陰祐潛相以昌其詩則不無望於明神也歟大德己亥冬十一月里人邵文龍載拜謹跋

白山廟記

舉人 洪國瑞 邑人

白石名山巖危洞邃有神尸之天陰晦輒聞金石音雲岫卷舒

晴雨預卜山之麓有廟歸然按郡志言吳司徒廟也建於五代
隆德元年靈應封於崇寧二年值方臘爲寇兇徒焚廟而博山
依舊儀象猶存乃宋宣和三年也其後建廟如初香篆縈回神
光赫奕水旱疾疫之禱如響斯答然神之名未究其的相傳以
爲吳起予甚疑之後閱范氏漢書桓帝元嘉元年夏四月擢光
祿勳吳雄爲司徒意神之爲漢臣也淳祐乙巳進士許怡和甫
故通直郎孫葉會龍因享祀至廟徘徊久之合辭曰廟乃故忠
訓郎胡君祖舜所建也多歷年所風儻雨憊朽腐欹頽非一木
可支今募緣鳩衆革故鼎新礱石以獻願記靈蹟先是余祖名
梁字景載游宦金陵來歸謁廟語諸子姪獨築獻臺其後前婺

州蘭谿縣教諭劉季明子昭重建山門繼而儒士唐滂清叟有
東廡之營進士沈公鏜有西廡之作劉元圭君錫吳日宣德翁
復整葺之今予承先志重有是役畫棟燦而香烟凝石砌堅而
苔暈潤入斯廟登斯堂古柏霜皮喬松風響石絡青蔓臺生翠
陰遐邇歸依歲時享祀日麗桃唇風舒柳眼花朝慶節愈壯觀
瞻自龍德迨德祐之訖籙三百五十六年恭惟大元乙亥混一
以來又三十有一年惟神有靈尙克相之不泐諸石孰昭靈應
君其無辭余不敏久荷神禧博考遺編獲知姓氏亦神之默相
也乃記之又作歌以爲饗神之章其詞曰白山之巔惟石至堅
兮司徒廟左芳草芊芊兮白山之阿惟水涓涓兮司徒血食百

世永延兮大德九年九月哉生明日書

修儒學記

本庠周積翁

自唐宋以來凡郡邑皆有學壽昌小邑不乏人文稽諸往代周
司空之忠貞李刺史之治迹周大雅之孝行翁處士枯木之詩
胡校書默山之集皆炳炳麟麟有光史冊揆厥由來大抵原本
於學自皇元正大一統至元以來邑令李公炳王公瑀尉李公
思誠皆從事學宮次第修舉大德間趙公由暹分教茲邑復踵
成之厥後廩稍不給師儒之官視同傳舍棟宇壞於漂搖者垂
二十餘年至治三年尹覃懷韓公郁始新廟楹天曆元年夏昌
平尹公玉爲邑之期年政成而民信百度具舉時上饒周積翁

來爲學博既見公曰某欲興學曩有未暇子既來今其時矣秋
會小稔乃與典史宋君文炳計出已俸爲倡而僚屬咸從之諸
生醵金相役乃積材瓦鳩工徒從祀兩廡敝壞特甚率先營之
起仆支傾周密完固冬十有二月今蓬魯花赤完者不花公來
寅衷既同共襄厥事明年至順元年秋八月主簿海魯丁公至
越十月而廟之棟宇煥然一新門樹列戟又明年春明倫翼教
二堂及高明亭咸復舊規講肄有次齋厨有所諸生願勒石以
紀其實竊謂魯侯戾泮詠於詩文翁興學書於史必有其人然
後能舉其事惟公六館名流三公椽屬出宰百里學道愛人皆
得之於素講故坐而言者起而行一人倡之而協恭之雅僚佐

之英踵而和之如積翁者瑣瑣無能爲役得從諸君子後樂觀厥成竊爲壽昌之多士幸也繼自今弦歌化行人文蔚起上之爲名公巨卿次之爲文人韻士安知不有後先輝映彬彬然如前所陳者公之有造於斯邑豈淺鮮哉

東嶽行宮碑

本邑知縣王揆

聞諸故老宋眞宗封泰山詔天下縣邑皆祠東嶽東嶽之有行宮自此始壽昌方五六十邑邑治東青龍之山東嶽行宮在焉靈蹟最著其左有聖水池凡冤誣無所訴者質一鑑之清泚聽兩詞之曲直如鏡之明而妍醜無遁情亦異矣若夫奕奕寢廟則至元癸未縣尹王子玉丞李應甫尉丁用重建暨達魯花赤

言曰 縣志 卷之六
阿里尹李炳踵成之也新作南門則至順辛未達魯花赤完者
不花縣尹尹玉之經營也兩廡之敝者修之闕者補之聖水則
覆以亭而黝堊丹漆之崇邃嚴整有加於舊至元再元乙亥冬
十有一月揆來爲尹三日告至載肅詢於前政父老指而言曰
王公赳赳武夫僅識丁字而愛民如子真誠不欺時江南新附
法制未定差徭實繁每抱告身詣府拜且泣訴民不堪卒得請
以六邑十分之一爲準民到於今受其賜尹公勤敏慎密守法
奉公長令交孚政以不擾前後相去垂數十年王公之善政猶
在尹公之去思未泯今入廟告虔者邀神貺尤思吏德也明年
大旱揆偕達魯花赤孛羅簿徐辰孫宿廟下致禱甘澍輒應乃

亦有秋又明年虎都不丁代監邑薦裸益虔歲以荐稔同寅協
恭冀有成緒於是合議所以答神賜僉謂聖母之宮將敝爰并
葺之民吏翕讚徵工肇役用告厥成是役也瞻胎蠻之靈祀甘
棠之澤一舉而兩善備焉故書不得而辭也爰誌其歲月勒諸
石

明

東嶽行宮捨田記

縣尹張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神祇然後有祠宇天地好生而萬物育
神祇仁慈而衆庶繁故祠宇之興雖所以敬神實所以爲民也
東嶽之神仁慈而好生彰善而瘳惡故凡郡縣之設必建祠焉

爲其有功於民也壽昌邑治之東青龍之邱東嶽行祠建有年
矣祈則必應禱則必通廟貌尊嚴神威喧赫昕夕供奉靡敢怠
焉然香燈之資修飾之費則必有預備然後用始足大尹王公
揆謁其祠體其實德嘉其美功述其事以爲文錄其功以刻石
遠邇翕然起敬起畏而萬松寺廣安寺大比丘潛吉祥音捐田
三十畝繼而里人前桐廬明府徐公濬及諸鄉達亦出捐田總
得百畝有奇噫田之入於嶽祠也在於今之時而田之利在於
嶽寺也則永久而有所賴是則香燈之奉修飾之資固無待於
外求矣雖然人有死生家有興廢惟天地而不變惟神祠而永
久神祠同天地而不變則田入於神祠亦可將同神祠而永久

田既與神祠而永久則樂善捨田之令名豈不因是昭昭而永久乎後欲久其聞者亦將有觀於斯文故爲之記時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冬十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建

壽昌見山堂記

方孝孺 天台人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汚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如穹而石如

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日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
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
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他嗜而見之則又
病於求之太深取之太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
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而貨利而然也仕者汲
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人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
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
嗜故獨見之然又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乃至緣木
躋巖窮極險怪敝屣屨勞軀體而不知厭其所得者狹矣善於
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

者會於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
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道
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眞以有
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
求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致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
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
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梨嶽詩集序

福建 彭 森

蓋功德盛者獲悠久之報文學醇者致無窮之名其人雖亡而
其德之著人心文之載簡策者不啻若星斗之絢爛河嶽之流

時未嘗泯絕焉。有唐李公頰，以文章登進士第，爲武功令，拜侍御史，遷都官員外郎，尋陞工部郎中，官於內外凡五遷。秩所至，咸有聲及出，而刺建州，其善政利澤，被人者尤多焉。旣卒於官，建人德之，廟祀梨山，靈響時著，以故歷朝迭加褒封，崇重之典，餘七百祀，而勿替，非獲悠久之報歟。公尤長於詩意，高古而語華潤，惜全藁湮沒，後人訪其遺墜，從散佚之餘，得若干首，而編次之，題曰梨嶽集。殆韓昌黎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耳。然淳厚之音，膾炙人口，俾後世寶如金玉，非致無窮之名歟。在昔是集，秘於三館，學者罕見。先達西山真文忠公，購而出之，刻梓於廟，始傳於世。已而值兵燹，或以是編藏於壁下，經數載而

人莫之知。一旦光燄上燭衆發之。則公之詩集在焉。厥惟異哉。歲久漫滅。雖好事者屢繼鋟梓。然皆布置錯雜。不便觀覽。識者病之。正統七年夏。嚴陵張瑛彥華由秋官員外郎來守是邦。不數月。政通人和。間以舊集更刊而正之。其古今碑記。則別爲附錄。以列於後集。旣成。請余序其首。不揣蕪陋。用書梗概。以識重編歲月。云正統八年龍集癸亥五羊彭森序。

田園自樂亭記

大學商 輅淳安人

士君子之居田里。欲行道以濟時者。未嘗無仕宦之志。其居官政成。思解組林下。以娛其晚境者。亦未嘗無田里之思。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君子之素懷也。壽昌洪君艾溪

以文學發身通判南昌繼判松江擢同知荊州遂告歸築亭爲
遊息之所而名曰田園自樂論者謂其與元亮同風余謂不然
元亮之歸也田園將蕪三徑就荒其形諸慨嘆者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君子高其節未嘗不悲其遇也今君際明時佐大郡政
行化洽駸駸乎致身通顯乃翩然拂袖謀爲林下之遊此所謂
後樂而樂者元亮之歸憂實叢之而君則樂矣昔人有知寧不
嘆前人不及後人哉士大夫羨君之樂歌咏成帙乃走書徵予
言爲記予謂君子少而學壯而行旣老而休其大概也然得如
其願者鮮釋負荷解轡輟忘情於物外適志於丘園優游卒歲
以享子孫之奉養者爲尤鮮如君者豈不休哉余與君有疇昔

之好未嘗不欲樂君之樂而不敢言也幸他日者引年懸車叩
君之門登君之亭見君臥烟霞嘯雲谷蘭苕菰蒲遠邇交翠水
禽谷鳥上下翔鳴一咏一觴幽情暢叙庶此亭之樂亦得與君
共乎吾知君必不曰自樂也

旌義序

壽昌翁氏爲邑右族讀書好禮代有文人近時以義見稱於鄉
於都邑於朝廷者莫志常若也志常磊落奇偉士也博聞多見
與人道今古事得失如指掌竟日弗倦自郡邑大夫士及鄉之
縉紳多樂與交往而志常初無求於外也志常家素饒裕賑恤
困乏乃其素心閭井細民固甚德之矣其大義可紀余所見聞

者若往歲大軍征閩過嚴郡他所供饋率斂之編戶不勝煩擾
惟壽邑則志常獨任之而民弗見勞吏弗受譴當歲歉民饑志
常則發廩賑救代輸邑糧及募粟儲邊而志常復濟帑千石郡
守悉上其事因得寵命以榮其身復其家且豎坊以表於世其
見勞於朝廷何其至也惟我聖天子以仁育物以義正民蓋欲
使天下之貧者富富者貴以共樂夫昇平之治則所以恩榮夫
斯人也豈徒然哉志常始以義見重於鄉繼見重於郡邑又見
重於朝廷非其力行之至何以得此自是而益篤於義以相忘
於施報之地則豈惟身被光榮且以昌大後嗣其盛福未艾也
余與志常居相近姻相連又素雅重其義也於是乎叙以贈之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太常寺卿左春坊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官郡人商輅宏載書

重修宣聖廟學記

全

學校之教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帝王治天下之法也爲治而不先於學是爲棄本建學而不先於廟是爲忘本廟以尊聖賢學以處師生有司之急務復有踰於此者哉壽昌邑故有學學有廟蓋創自宋崇甯中前元至正間常新之我朝洪武初又新之繼是屢加葺飭然歲久屋老風雨摧壓其未就圯者幸也景泰甲戌湖藩張瑄由鄉貢進士來爲尹朔望謁廟暇退即明倫堂講經考業勸勵甚勤已而歎曰提調吾責也顧廟學鄙陋曷

以安神靈激士心爲風俗治道倡乎遂銳然有志興作明年按
察僉事江右高安按縣道新學政言與尹合因促之尹即以謀
諸僚屬且捐已俸爲倡於是同寅協贊師生勸助富民樂趨掄
材鳩工百需悉備而弗以煩於細民乃拓地舊學之西卜日始
事其制前廟後學明倫堂之前爲東西齋大成殿之前爲東西
廡又前爲戟門爲櫺星門聖賢有像師生有舍供祀有厨宰牲
有房儲蓄有所庖湔有次翼以垣墉飾以丹漆靡不應法越明
年訖工釋菜有日尹先期走書求爲記壽昌嚴中邑戶不半萬
然土田膏腴民足衣食興於禮義人才之出自昔爲盛若唐李
頻德新宋葉義問審言功名事業表表偉偉史冊俱載可考見

已今之士豈真不如古人蓋學校興廢係人才盛衰人才盛衰
係風俗厚薄治道德失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良有以
也今茲廟學一新規制宏麗過舊遠甚尹可謂知所本而急先
務者矣士遊其間豈容自怠且孔子之道其文易詩書禮樂春
秋其德仁義禮智其行孝悌忠信彼以詞章爲工發策決科以
圖進取抑末也有志之士口誦心維身體力行以求造乎其極
則道爲我有用之不窮聖賢事業固分內事耳審如是斯上不
負聖明下不負所學而賢有司作興之意始不爲無益也

文昌祠碑記

馬洛

嘗謂主文之柄者神也興文之運者人也繼文之脈者地也三

者相須缺一不可予初蒞壽邑越三日謁先師見文廟頽然心甚不懌旋移檄而修葺之時方鳩工聚材未就緒也迺邑之賢哲并師友僉謂予曰學校之修煥然改觀美矣而文昌一祠在在有之壽邑舊未有也今始建諸溪南易演武場而爲此予閱視之則構有樓閣有扁額上繪文昌下肖真武廟貌森嚴丹雘輝映且圍以層巒環以翠河俗傳爲錦麟涌浪信乎形勝之區也山川其偉觀乎人文其宣洩乎衆復請予爲文以刻諸石予曰是舉也士林藉以帡幪易所謂神道設教者也可以勒石粵嘗按諸大洞經暨文昌化書誌神張姓諱善勳字仲子蜀之梓潼人生而仁愛忠孝遇神人授以大洞法籙護國佑民沒爲神

主文昌宮事晉唐以來靈蹟屢著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
此神所自來也既考之漢晉天文志中垣紫微之旁有星曰文
昌下列司祿司命諸星意者神爲文昌司祿其以是歟且所麗
分野南直張宿不數度許豈神之張姓實本此歟及考之周禮
春官祭天之司祿而獻穀數又非仕者之穀祿與曆稽載籍神
爲元象彰彰矣而今祠以棟宇祀以春秋宜也况神建茲地爲
偃武而崇文則神錫諸福必轉否而爲泰他日劫運而興接武
而起者甯無清風如子陵名世如文毅者出其間乎雖然天之
所助者順也神之所佑者正也諸生之游學校固爲首善之地
而又不徒以呻吟佔俾爲安當以神之仁愛忠孝自勉則無徼

於神而神亦默佑之矣若曰行多鳴張回遁而妄意求神之嚮
應無是理也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詩又曰靖恭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以是爲諸生誦諸生以予言爲足
信神其必嘗享也祠其永無墮也予有司之光亦託之石以垂
之億萬世

清泉八景圖跋

舉人項理邑人

吾邑邑治之西南溪之澣地曰清泉所居有翁氏焉族大望重
世尚詩禮而富甲於鄉至曰志常者尤聰明魁偉才識高邁而
家道益振有光前列嘗以歲歉代一邑糧又奉勅輸粟賑饑承
恩賜冠帶榮身復表其門曰尚義立之坊曰霑榮志常由是優

游里閑樂處家庭凡達官賢士靡不與之締交敬愛而器重之
近以所居周遭之景有八名之曰清泉八景圖入行卷騷士題
咏文人記序備矣余疎譴衰邁厥孫得清復索余序因序其後
以表厥勝曰夫清泉密邇邑治山川雅潔之地也而八景則環
列乎清泉又爲翁氏所居之勝觀也然其所謂八景者亦豈無
自哉以言乎東郭則良田廣衍方春氣和農人及時以犁以播
焉以言乎西湖則錦鱗游泳方日將晡漁人垂綸以引以釣焉
彭山幽深秀麗而書舍建焉則絃誦之聲無曉夜之間南溪烟
波浩渺而舟楫渡焉則往來之人無病涉之虞馬堤延袤而縱
牧者有野唱之歡杭嶺岌巍而採薪者有行歌之樂萬松之山

言昌鼎志 卷九
梵宇巍峨而晨鐘之響堪聞湖濱之橋野亭高敞而夜月之光
可愛是八景也奇麗清新志常日遊其間以舒懷抱逍遙徜徉
隨意所適其樂爲何如耶雖然八景固爲志常之所樂而志常
也身際明時峨冠法服榮耀鄉邦其於八景不亦有光乎宜其
表而出之以見是景有非他景之所可同日語者矣予不能文
勉爲書之卷末云成化元年歲在乙酉秋八月永樂甲午鄉貢
進士江西饒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八十三翁項理書

松巢記

舉人洪 鼎邑人

甲申冬予將北上顧草堂之右陂陀爽塏有松數株高丈許左
右前後離立相向山之趾可鑿田爲池池之上可架木爲亭樹

因指示一鰲使徐圖之爲他日歸休之所自是教太學者三閱
禩判鳳陽者載寒暑雖風塵奔走未嘗不倦倦夢想於斯也旣
而以不能因人俯仰遂告歸爲訪草堂之松菊幸無恙則甚喜
乃復訪向之陂陀爽塏者今則有池有亭有榭叢篁垂柳圍繞
四周向之松高丈許者今則喬然而聳鬱然而茂蒼幃橫空清
陰幕地又益喜池可半畝許名之曰一鑑亭去池丈餘傍山之
垂額曰清遠亭之下穴岸爲洞墁以磚石洞之前濬溝九曲引
泉注之榜洞曰九曲洞天亭之後爲榭五楹絃歌偃息於斯乃
以白雲窩扁焉夫覽於亭玩於池休於洞息於窩客至觴於九
曲興亦幾適矣顧松之奇未有以處之若何爰度其間隙地得

言昌鼎元
丈有奇縱與橫埒構閣一楹四阿下甃上楯而數松者周遭焉
試一登之則明山若端人正士拱揖於前楊董密巖諸山聯亘
層沓若牛臥馬馳又若屏幃環列左右仙巖石鼓諸峯隱隱出
沒人外俯視山麓岡壘逶迤畎畝聯絡綠陰四合清氣襲人使
人形神飄洒凡襟盡滌恍若羽化而升浮遊埃壒之表也當輕
風徐來其音瑟瑟簫簫若笙竽並鳴韶鈞迭奏或風雨驟至則
又奔騰磅礴若驚濤怒浪嘯湧噴空朝登於斯陽烏吐曜林霏
始開露粉凝香烟柯濯翠夕登於斯蟾光漏石清影散林天矯
盤旋蛟騰鳳舞時暑而避交陰合蔭清肌沁骨時雪而賞瓊柯
玉蓋壓簷拂檻是松之助予興者不可一二數而予之於松豈

容寒暑朝夕間乎因署其閣爲松巢焉抑松之爲木其性偃蹇
孤高其爲質得水則愈堅處陸則易朽在江之北無適不宜在
江之南有可不可焉用者或不察其有所不堪則惑矣其與予
之性疎拙而不能工巧予之口謇訥而不能便佞予之才或能
勉於職分所當爲而不足於和光以取媚真一揆也故予之巢
於松也每對松而無愧容松之見巢於予也亦視予而無倨色
予亦松也情日親分日密殆相依沒齒而無怨言者於是乎作
松巢記

邑侯陳公去思碑

拔貢方寬邑人

機權盛時風行草偃群情敷暢未見由衷至於時移勢遷惠流

不泯耿耿興懷髣髴見之而情則真切矣大尹父母訥庵陳侯
以嘉靖庚寅來視邑事車軸始脫進吾儕曰邑宰之親惟士與
民於士罔親於民罔恤惡在其能牧耶衆相顧私語曰言則至
矣行惟艱哉洎匝月勤慎自將守身如女迨期年剔奸弊抑豪
強芟莠植苗孳孳夙夜公田所樹亦入常平公池所畜悉公網
罟持心如水馭吏若冰僉曰美矣恐未恒焉閱二載操履益堅
撫摩倍至學校之政身作農師樹藝之方躬爲田峻寧菲饗殮
之奉而省里甲之輸寧後幹辦之名而恫貧瘠之苦徭役悉裁
胸臆胥役無高下之奸冊籍必親校摩推收絕舛訛之擾建高
塔翊文運也造輿梁利通津也剏啓聖鄉賢名宦之祠崇風教

也立鄉約以化民表節義以礪俗民之所欲悉與聚之民之所
惡務決去之信孚豚魚誠貫金石非邀市聲光塗飾一時之耳
目者所可同日語也當路交薦將陟崇階惜遽以內艱去士庶
扳號借寇無地數十年來遐思愈篤嗚呼赤子何懷惟懷父母
安得如吾陳侯者千百其身世尹吾土拯我士民登我壽俗哉
夫居位無赫赫之名去後有悠悠之思古人稱良吏者如是侯
去今幾何年民到於今稱之非有以深入乎人之心詎能歷久
不忘如是耶庠髦鄉耆願誌諸石永樹風聲而以文屬寬寬懼
卑謙將無以闡發幽潛然侯政教之善固婦人孺子所能言者
故俚叙其概以備他日傳循良者之採擇云侯名元號訥庵某

科舉人江右峽江人也雖天嗇其年未獲大用然雙產奇英必
能紹振書香食俟之報

邑侯顧公去思碑

拔貢劉儷邑人

此我舊父母日巖顧公去思碑也公以嘉靖己亥蒞壽昌去今
若干年矣士民思其德而不能忘也始相與爲是碑以志不朽
卜泉方子元峯吳子輩屬以記乃不辭而言曰人之情初則慕
中則衰久則厭父子天性也孺慕之誠根於天者然也然尙不
能不因物有遷矧民於邑父母哉今而後知公得民之深也公
以名進士令吾邑適當洪水之後民心皇皇朝不逮夕仰企於
上之撫摩而噢咻之者眞不啻人子之於父母也公鎮之以靜

行之以慈省煩苛薄征求廣儲蓄時勸相抑里甲之橫科節厨
傳之冗費民有起色矣乃嚴溺女之禁重節義之旌勤子矜之
訓撤南門以通壅蔽增黌舍以廣絃誦新壇壝飾祠宇以爲民
祈報之地百度具舉而又開局招賢作邑乘以垂久遠使來者
知所取法凡所以爲我邑謀者真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用其
至也一時之民歡呼舞蹈相忘於大造之中而不知伊誰之功
殆孟子所謂皞皞者歟夫戴天履地而忘其仁者廣也微之顯
而不可揜者誠也吾觀我公其所以撫綏疲民而登之衽席者
皆本之實心而施以實政亦自以爲吾盡吾心而已於民何有
甯知積則必發誠則必形迄今二十餘年矣民之家戶戶祝竟

如此之久而愈篤哉吾於是知誠能動物而所居之赫赫有聲者誠不若常見思於去後者之爲愈也公名問字子承別號曰巖湖廣黃州府之蘄州人

彭侯去思碑

全

橫江彭侯江右廬陵人也令吾壽昌未及三載課以最聞擢守平度邑之耆老惜其不能留也相與琢石樹碑以識去思而乞言於余余曰儻久在侯覆冒中然老髦跡不出戶外侯之所謂賢者可得聞歟僉曰繪日月者難爲形容飲江河者止於知足我侯之賢吾惡足知之然竊聞其一二矣吾邑僻壤無見聞惟上令唯唯每有徵求一科十科百率以爲常侯首禁之民以

不擾余曰仁哉賦清而則矣吾邑素淳寡獄訟然險而健者亦
時有之侯鎮之以靜案牘視前爲更稀號稱易治余曰恕哉獄
慎而簡矣吾邑土瘠民貧頗多盜民之無恥而滑者又爲之逋
逃主侯廉知之痛懲一二境內肅然盜風頓止余曰斷哉盜屏
而息矣倭寇之難催科煩擾十室九空侯捧上檄心戚戚然民
貧且匱而不敢有怨者知非侯之得已也余曰公哉民惠而格
矣實大聲宏賢名藉藉監司牧伯每藉侯爲指臂鄰邑倉庫必
委侯稽之考覈公明不徇同官不阿上指余曰慎哉上孚而信
矣乃若修學校勸農桑飭彊圉嚴閭闔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雖
爲令者之常而侯亦無所不用其至也余曰有是哉侯真可謂

民之父母矣父母之於子饑則爲之食寒則爲之衣疾痛疴癢
則爲之搔且抑夫豈求知於子哉盡吾心而已矣彼爲之子者
左右就養未嘗有方不幸而違其顏色則有望雲注目陟岵興
思者又豈求知於父母哉亦盡吾心而已矣爲令而不以父母
之道子其民非令也爲民而不以事父母之道事其令非民也
侯能以父母之道自處吾邑之民能不戴之如父母哉詩曰蔽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茲碑固甘棠之思矣乎甘棠之詩
首錄於國風是舉固君子之所與也非諛也侯名汝成字子玉
橫江其別號云嘉靖癸卯舉人

重刊李建州詩

福建
僉事 汪 佃

詩法至唐始有五七言律絕號爲近體其氣格旣與古調不同而音節亦有正變之別故於時已分初唐盛唐晚唐說者謂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據其論疑若大相軒輊者然自今觀之其風骨雖誠有不倫而實則氣運使然亦猶幽風之不得爲正王風之不得爲雅豈作者之所養與其所得有優劣耶無亦拘於世而體裁之殊也故予謂唐音雖三變而皆無害爲名家建州刺史李頻生於開成以後而詩律精美昔人評其黽勉格調超邁時流雖當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足以馳騁擅場於當時諒哉其居官有惠政建人德之歿後祠之梨山復大著靈響迄今弗替宋郡守王埜嘗刊布其近體諸詩或謂

其文藏三館此特緒餘耳然予曩官翰林檢閱中秘亦未睹其全集恐罹兵燹無復存已舊刻在祠下名梨嶽集歲久漫漶因屬甌寧訓導朱幸精校翻梓易今名若事行載諸史傳及碑板者附錄於後俾誦其詩者因得論其世云嘉靖戊戌福建按察司僉事整飭建寧兵備弋陽汪佃序

修城隍廟記

本邑知縣程謨

陸放翁言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然則城隍之廟守土者可不加之意哉夫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城隍之神之有廟也所以爲民也壽昌城隍廟久

就傾圮前令曰巖顧公始新之功未訖而公遷擢以去嘉靖乙
己冬予承乏謁廟慨其績未竟欲踵成之乃屬耆老而語之曰
祀以享神廟以行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予其圖之以妥厥靈
乎衆僉曰俞哉於是官捐貲若干民輸粟若干加以贖金若干
乃鳩以僇功爲木植爲瓦石爲稍食之費敝者撤而新之堅者
仍而葺之中爲殿後爲寢前爲門翼爲廡乃固垣墉乃塗丹雘
翼然旣完且美犧牲酒醴以落之維時士庶咸摳衣而進曰維
神佑民惟民依神神有寧宇民有寧生匪妥盍靈匪侯盍成請
志之予惟傳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予待罪於茲也凜凜然旣修廟期並修政旣安神當更安民

政修則民安民安則神聽矣予尙爲此勗哉僉曰公言及此百姓之福也神必鑒之是爲記

仰楓亭記

全

仰楓亭亭於邑署之後山山名曰萬松山之巔平衍高曠今無松惟楓樹數十株高可數百尺大者數圍小者合抱春和則綠葉萌芽夏炎則濃陰隔暑秋肅則疏紅淡紫爛如披錦其佳勝隨時可挹也予劬石構材亭於其中亭成而俯瞰之萬瓦鱗次烟火相望一邑之景皆攬之指顧之下然予非敢爲遊觀樂也時或公餘則憇止其上蓋將仰而有所思焉思之云何曰吾思所以寧民以答朝廷也朝廷者楓陞也

李涵一連州去思碑

郭天相合浦

夫人心之思係乎情情至於無可解則相與謀以志不朽此連
人士去思碑爲李公樹也公名統字汝承涵一其別號也浙之
嚴州壽昌人蒞連未遍二載兩署州事以正律已以道範俗諸
所善政有心可銘筆莫可得而形者適遷台州去門人士庶皇
皇然如有所失口碑未已謀爲勒石以紀公德思深哉按韓公
昌黎令陽邑甫一期爾人之思之至以韓姓字其子若孫千載
而下何幸復有我公先後若合一轍耶於是請以銘於心者銘
於石銘曰金玉秉質淵岳凝神春風噓兮夏雨爲靈皎皎秋蟾
溫溫冬日民被其仁士熏其德依依戀戀結於人心心邇室遠

其思愈深思之於心難形於口後之瑱珉用垂不朽

見李譜

重建儒學記

進士胡同文邑人

學校之設崇聖道以敷教化治隆俗美人材衆多由是焉係爲政之急務孰踰此哉吾邑學宮故在會通橋左攀桂巷正德初徙邑治東隅仍廣安寺舊址甚卑蹙且歲久傾圮先是宰邑者嶺南李君思悅閩鄭君日新先後各營之然因陋就簡隨葺隨壞萬歷丁丑夏邑侯馬君洛以名進士來令茲土下車謁廟徘徊瞻顧嘆曰庠序弗飭司政教者責也蓋新諸越數月請之當道得贖鍰若干金弗給捐俸以倡之邑士咸踴躍襄事乃鳩工庀材涓吉命匠首事文廟悉撤而新之築基增高三尺許泮池

疏闕視昔加廣廟之前衛以戟櫛星門左右翼以兩廡其後爲
明倫堂折而左爲講堂爲號舍皆以次完繕凡齋厨庖湑之所
靡不加之意丹雘輝煌輪奐聿新炳然蔚然成偉觀焉工始於
丁丑冬十二月迄明年六月告成時學博蔣君沅周君銳蔣君
廷堅等以斯文增輝不可無述以永俟德乃次其事屬予記予
惟學校猶場圃然時而灌溉培植凡抱者條者拱者把者萌而
蘖者蕃息長養自不勝用否則若彼濯濯無怪也吾嚴固多材
地也壽爲嚴之支邑豈風氣獨限之蓋學校有興廢而風俗之
淳漓人才之盛衰實由之矣聞諸故老斯學移置之始邑於是
歲領鄉薦者二人今科名寂寥者數載馬侯銳然一作新之誠

人文振起之一大機也青衿多士仰廟貌之崇嚴瞰芹波之浩
澣弦誦游息於斯寧無觸機感動以致其日新月盛之勢者乎
踐之於五倫遊之於六經廣之於大家前輩行修名立實大聲
宏雖掇巍科登顯仕非君子之素志然必有繩繩奮起重爲吾
道光者吾於馬侯是舉卜之也

明貴州按察使文岡李公墓誌銘

(萬歷九年)

全

按察使李公諱臺字國佐號文岡先世爲閩之汀州人唐季徙
居衢睦之間迨宋十七世祖諱廷彥者卜居於邑之溪南溪南
距縣治頗近山水佳勝族最蕃代有聞人今壽之稱著姓者必

溪南云公父諱鰲字朝元別號龍潭積學數奇未第以貢歷阜平知縣龍潭於公髫年即知爲不凡器乃奇之曰此兒日後必昌大吾闕後果符其言公生而穎異甫十歲能文試於有司輒優等以易領嘉靖乙卯鄉薦登壬戌進士尋授漢陽節推公筮仕謹厚詳慎遇有罪不輕出入時郡中多盜說者咸稱以湖課爲累公言之部使者悉觸之以故郡民多愛戴立生祠祀咸歲乙丑膺內召授工部給事中乃慷慨論事不避強禦凡諸所建白切中機宜曰吾以盡吾職而已他非所計也會隆慶改元天子覃恩海內公循例得封龍潭公如其官母項氏爲太孺人尋奉命差楚藩祭告得便道奉冠服爲龍潭公及太孺人壽鄉族

言曰：公之孝心感觸故會逢其適如此時公以親老欲請告侍養居無何擢陝西副憲而公意益決龍潭公慰之曰若受國恩遇遽弁髦之耶遂勉意就道抵閩中未逾月首詢民瘼區畫水利酌議邊防及清戎事宜等事俱鑿鑿可行未幾龍公以疾卒於家訃聞公哀泣殞地徒跣而南會太孺人亦卒公哀毀骨立杜門謝客者數歲甲戌補江西憲副己擢參閩藩政已轉貴州按察使所至民有遺思公抵貴陽即監試棘闈諸撰作多出其手一日忽病劇將卒曰吾以身致朝廷即死何憾時己卯年九月十九日也一時同事諸寮爲文以哭之有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信行足以敦薄俗才識足以臨大變誠實足

以孚頑囂磊落足以托大事之句蓋足以徵大概焉及歸櫬之日鄉里親族靡不慟哭盡哀蓋公爲人謙沖純篤嗜學不厭與物無忤至胸中經緯識畧則井井然有條不亂居家友愛諸弟訓子以義方其幼弟乃庶母諸氏所出公攜帶宦邸撫訓視如己子尤人所難者公生於嘉靖甲申得年五十有六子一道南太學生娶薊潭吳氏女一適淳安太學生方燧孫男三長鍾祥聘余氏次鍾瑞聘淳安方望川女次鍾英聘清泉翁氏孫女適邑庠生商衡公男孫以歲之辛巳十月十七日卜公阡於邑之三都南浦菴後山藏焉走介授狀索余以銘予旣叙其事而係之銘曰

雲燿燦兮炳而文兮岳挺峙兮擢而秀兮水潺湲兮綿而澤兮
木之蔚翳兮竈而室兮以永億世兮裔孫發祥兮

邑博皖城曹先生德教碑記

進士毛鳳彩邑人

士君子抱經世之畧使必身親民社而澤始下究則何以有身
不出黌舍而德教入於人心淪於金石者乎方曹先生之以奉
化司訓來爲我壽昌教諭也屬清定鼎征南大將軍貝勒某公
平定江南知先生素望乃奏擢茲職先生接士飲以至誠定
章程申約束敦行禔躬以聖賢之道責多士多士亦蒸蒸向化
左羽籥而右詩書始知有名教之樂矣然戈鋌矢石之餘虍虍
武人士多爲所窘辱先生每正色解紛不激不隨維持調護之

士稍有起色又屢奉上檄跡士之陰事有則以聞而先生以力
爭賴保全者甚多使非先生則奸人乘間得以文致士士且重
足立矣安能習絃歌而興雅化如今日哉大抵先生設教不尙
表暴之行純以德意感人而其辭受取予間尤必揆之以義士
之寒素者不責以羔鴈其家徒壁立者更待先生以舉火間有
所質成以理解以情釋終無所把執以分邑大夫權至於葺廟
宮以隆享祀修兩廡補木主以妥前哲廣月課以勵人文嚴鄉
飲以杜濫觴詳定入泮之額而譽髦興起力回行劣之申而稂
莠更新良法美意殆不勝書要皆本乎至誠而出之者先生之
德教不大有造於多士哉於是兩臺監司皆知有曹先生遂薦

擢江右袁州府教授先生且不日行多士醉心佩德欲樹穹碑
於名宦祠之左側誌先生德教垂諸不朽而以屬不佞予以爲
士君子莫不欲得志行道而動以權勢不存爲辭若先生者抱
經濟之畧展轉廣文之階其志尙未大行也乃其入人心而淪
金石者已如斯矣先生春秋方富行且簡而畀之民社置之當
路其設施舉措係天下之歌思者又當何如哉此一片石其嚆
矢也先生名士鳳字羽長安慶太湖人戊辰選貢

修馬公堤記

全

馬公堤在縣西門外元大德間世榮馬公爲尹因溪水橫流入
市乃於宋公橋下壘石架木築土爲堤以障之自是邑無水患

而馬公堤名焉嘉靖辛酉夏隄墮復被水邑侯李公始增高而益廣之民更稱爲李公堤至崇禎十三年洪水汎濫衝激城垣包林麓原隰其患更鉅時富順阮公爲宰捐俸修繕不月告成民之德阮公猶其德李公也然歲月浸久水嚙堤堤復圯矣城西屋廬居水之衝者岌岌焉朝不保夕民以大恐會汝南陳公以名進士來視邑篆甫下車軍務倥傯焦勞萬狀一日集父老於宋公寺僉議軍需之舉旣而沿堤俯流愕然曰堤城衛也堤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民其魚乎其亟議之父老驩然動色曰善哉執事幸辱此言壽昌之人福矣公又蹙然曰軍興之費符檄雨下民奔命不暇遑能襄是役乎乃稍捐俸爲倡召寺僧語

之令修頭陀行僧曰今執事不敢以大工勤苦邑之父老子弟而聽父老子弟之各以其力勸公之慤慤爲城郭人民計安全也可謂曲而至矣由是富者輸財貧者効力持酒漿糗糧伐木畚土來者爭先焉功成不日民奠厥居公之明德永垂不刊矣則陳公堤之名請從今日始公名一道號率庵湖廣江夏人順治丁亥進士

(按)此碑不紀年月而職官表向無陳一道之名別無可考

鼎新文廟記

本庠陶鑄

善治者必循其本尤莫善於使民不忘其本能循其本者政之善也使民不忘其本教之至也一舉而政教備惟知道者幾之壽昌邑校有聖廟舊矣國無小不可不知學即不可不見聖一

也今熙朝定鼎日月光華而文廟不治宮牆毀爲瓦礫泮水鞠爲茂草可乎邑侯陳君蒞治顧而瞿然曰幹蠱興壞治有大此者耶乃謀於子弟屬其耆老捐俸錢百千爲倡命學博許君樓君董其役庀材鳩工盡易囊棟而新之重檐複宇丹堊旣塗旁治廡序峨峨翼翼按憲頒禮樂新書定從祀位次新以栗主旬月而告成僉謂陳侯得治本矣君子曰陳侯詎獨明於治抑三代之英而湛於學道者歟吾聞其告子弟之言曰凡讀聖人書者當知修祖廟知言哉此西銘胞與錫類之義道之大原也夫人本於天以天地爲大父母然圜方澤惟王者得專其祀而入學釋菜春秋上丁之祀且徧於鄉校是使天下不祖天地而

祖聖人也其義何居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師聖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抱陰負陽戴高食厚者爲塊然自生耳不知耳之所以聰目之所以明手足之所以恭重恃有心焉主之而此心之昭昭靈靈歷終古不昧者恃有聖人前之也人之生以心心之生以聖人然則聖人之誕育天下久矣凡厥庶民尊形氣之祖而忘其神明之祖形氣職分萬物各一父母故聚可復散神明主合萬物共一性命故散而常聚易渙之詞曰王假有廟廟所以萃其渙也合南北海之心理於廟中因廟中之象以見天下焄蒿悽愴羹墻如覩油然得其本心使子孫各覲其祖且覲其神明不祧之祖將聖道耿光益尊親於天下豈特一方之萃渙已

哉陳侯爲關西儒者故立言如此其爲政惇龐愷悌靜恭持重
事神誠民胥匡以和如平踐更彌萑苻剔中蠹凜己訓士媿不
勝書此則其出治之本犖犖大者夫修聖人之宮不可不記因
修聖人之宮而使民悟其所始聖道益尊親於天下尤不可不
記也於是述侯之言而勒之石侯名九德韓城人壬午舉人教
諭許君其旋德清人順治丙戌舉人訓導樓君以峻浦江人歲
貢生

鼎新門樓記

全

邑令於邑無所不當問興廢舉壞靡遠不屆况公門爲堂皇屏
翰懸令甲於斯蔽外內於斯司晨昏警更漏於斯固宜朝圮而

夕構母侯先庚之三日也然爲治者常若不暇曰斯如傳舍乎
曰時誦舉贏乎乃支傾架漏苟且旦夕以遺後之人萬姓之所
以無觀四門之所以不闢蠱貽治象而恫及神人者也邑父母
劉侯爲政休否經屯百廢具舉有明作之才裕敦大之志睹茲
樓將圯慨然曰是牖戶也無綢繆乎且斯樓棲神元武鐘鼓在
懸以震百里事神治民實式憑之豈翳予宅而委諸風雨爰鳩
工面勢度材於山陶瓦於原庸力於公旬之暇里民踴躍以聽
馨鼓撤其薨棟而新之一之日經始四之日落成爲樓五楹中
楹上祠真武之神其下爲公門旁列更鼓司漏司昏者居焉啓
閉以時外內以嚴晷刻以辨輪焉奐焉旣堅旣好升而望之則

青山如屏闐闐如櫛縈繞於樓之外俯而視之則庭草青葱琴
堂寂靜恬熙於門之內觀風者入其邑而門闐整肅更鼓分明
有不嘆邑大夫之才能休否經屯而可爲天子維垣維藩者乎
侯之雅志將釐學宮增雉墉以興文奮武爲己任遠猷辰告是
役也始基之矣因與里民樂觀厥成而爲之記

重修明倫堂記

本庠張熙
訓導

學之有明倫堂也百里之長每月朔萃學之師儒於是乎修職
考業焉春秋延鄉之三老於是乎飲酒讀法焉且人才之盛衰
科第之衆寡往往視其舉廢以爲券壽昌學故有斯堂然歲久
朽敝搖搖欲壓者舊矣余承乏司鐸未及浹月爲震風淫雨所

摧剪焉顛覆腐枿莽如敗礫正如余方惴惴然棟橈是懼邑侯
莘庵杜公進余於庭而誚讓之曰鼎不可以挂車馬不可使守
閭余自宰邑以來日以茲堂隕墜爲恐欲撤而新之者屢矣前
乎子者類若秦越人之肥瘠爲不相關也者而置之今天子下
明詔復以制藝取士天下士方劔目鉢心搯肝擢髓以應維新
之化茲堂亦去故取新之會也子其圖之余前而請曰帑有羨
乎曰無有輸有助乎曰無有然則奈何曰帑無羨割俸之外予
節嗇諸費積有年所留遺於里遞者可取而佐也輸無助十步
之地必有芳草蕞爾壽邑保無有急公好義者可勸而募也余
唯唯奉教集文武諸弟子員按冊計之得二百八十餘人人各

醵錢五百以爲傭直之資復擇其有素望者得諸葛生謙毛生可威洪生遇方生兆沂洪生泰鴻毛生翽爲之綱領更有十餘人佐之部署允協庀材鳩工諏吉經始蓋康熙己酉之九月也屬公以奏最膺行取治裝有日矣然且欲姑留以觀厥成而後去俄而攝縣篆者徽音石公至踵公之跡解橐中裝數十金以助工費因得刻日告竣堂高數仞廣輪視昔有加且就堂之左方闢曠土建寢堂三間門闌三楹繚以周垣奉安啟聖公及配祀諸賢以合廟制復採形家言改創鬢門坐坤向艮以迎諸山之秀聯嵐疊翠拱揖入門高閎崇砌雅與廟貌相稱是役也築垣以堵計者百而陶人甃人之值不與焉運斤以斲者累數千

而棗稅梁棟之材無算焉費鉅而功速皆公之教也石公之力也其董督工程則邑尉韓君與有勤焉其朝暮拮据以左余克負荷者首事諸生勞勩爲多愧不能走尺一丐名公卿鴻文鉅篇以發揚兩令君之德惟詳誌其起訖之歲月及賢勞之姓氏備載碑陰不欲掩人之功以爲己有是余志也善乎昌黎之言曰凡天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昔之秦越視者惟其異也今公方奏績承明匆匆輿馬猶必樂觀厥成不以諉諸來者而石公以五日京兆忻忻然解橐以成前烈是尙復有爾我之見存於胸中者乎嗟乎可謂同矣今而後人文蔚起科第聯翩當執予言以爲左券且以頌兩令君之德於弗替也侯名桂順

治戊戌進士河南盧氏人石公名振玉恩貢生以遂安縣二尹來署邑事陝西西安人尉名文炳陝西某縣人

重修學宮記

全

歷觀司牧之以治行稱者類必以崇建學宮爲先務非徒以虛文飾吏治也以士之服詩書佩禮樂爲國家有用材者皆於是乎出也然而漠不加意者亦多矣邑大夫三韓羅侯以七葉珥貂之貴胄來宰百里猶函牛之鼎用以烹雞宜其政成民和不少勞餘力也一日蒞學攜余手周視學宮見戟門搖搖欲墜櫺星門楞楞且盡後閣之壯麗偉傑者周垣翼室半爲蕪草所據侯詰余曰何以至是余赧然無以應侯曰是不難吾當爲子新之

未幾取材於山陶瓦於野侯旦與日俱出命木人引繩於前曰
若者可爲柱若者可爲椽寸者寸尺者尺揮斤而削之柄鑿無
爽命圻人執鋤而進曰若者可以承若者可以覆偃者偃仰者
仰簷牙高啄若鱗次然余時驚顧在側實不能旁贊一語而頹
以敝者封固如堅城樸以陋者藻采如刻桷叢草荒蕪者壯麗
偉傑頓如舊也且闢治中唐徑以丈計者千役不告勞而功以
就侯鼎新之功偉矣余因是重有愧焉備員茲學六易寒暑前
杜大夫不以熙爲不肖猥以明倫堂之役見委未及觀成而以
報最急行余遂束手罔措今侯以指顧立辦余文士也請以文
喻左思十年之功平子一日之力遲速敏鈍其相去爲何如哉

因以知侯之長才大畧其宰此邑如烹小鮮固綽綽乎有餘裕也若余者樸櫟散財因人成事其能免於碌碌之誚歟侯名在位號景庵廣甯人朝夕督工程奉侯命惟謹者王尉典也奉天人襄事者爲諸葛生謙毛生可威洪生遇蔣生士英方生兆沂洪生泰鴻翁生梅玉毛生翹皆學之儒也例得附書

筆花清署記

本庠訓導王芬先

康熙乙卯予謁選得壽昌訓導至之日官舍敝壞不可居惟有相長一堂兀然壁立乃僦民舍居焉一日邑大夫景庵羅公過余曰師席不可以假館梓材丹雘邑令爲政爰集弟子員而告之曰先生來羣弟子執經問業而憇息無所其如先生何於是

捐俸爲倡更出贖錢以左之士有慕義者聽其自輸予亦自解橐以助鳩工庀材以次修舉經始講堂重構寢舍次乃門廡庖漏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坊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罨窗用紙竹簾板扉率稱是焉工始於丙辰二月朔日告成於三月廿八日多士慶更新請顏其額予曰堂仍相長示不忘舊也而榜其門曰筆花清署竊念予爲諸生時讀書筆花齋中者有年今以明經爲博士橐筆隨身猶不失本來面目而諸君抱英銳之資亦時分題角藝於此署固不專爲廣文先生之官舍也諸君有五色燦然如昔人之現夢者乎挾管城以戰勝文場行且現草鸞坡揮毫綸閣散蓋敷英皆於是乎出焉吾爲諸君拭目俟之且

藉手以報賢侯丹雘梓材之德

大聞桂堂記

本庠教諭

張可元

聞桂堂者壽昌學教諭之新署也自康熙甲辰奉裁諭缺舊署屬訓導已久越十五年丙辰四方底定之餘朝廷大振文教復設教諭之官余幸膺斯職於戊午孟冬至壽昌尙寄民居聞舊有賢侯羅景庵以前任丁君雲生之來措託無地謀諸庠士蔣士英毛可威方兆沂翁梅玉洪泰鴻李元白等割俸以倡凡隸庠籍者次輸以金遂卜景於學宮之左拓地畝餘爲之築室規模稍定而結構尙疎其後風雨漂搖直者仆正者欹間架立而四壁空棧題具而覆瓦缺無可居也余亦聽之而已今邑侯張

公燦若言於予曰學署缺如邑令之責也况割俸不自某始余其步前人之武乎屬舊襄事諸生董其役仆者直之欵者正之環之以墻覆之以瓦諸生向予而請曰是聊可以蔽風雨矣有堂攸躋有室攸寧至黜堊之設欄檻之增尙有待也余曰尙朴不尙華余性近是遂於季冬卜吉而入居之有賀以詞者酌以觴者少長咸集濟濟盈堦賀以詞者曰負墻執經請自今日始酌以觴者曰載酒問奇請自今日始更有舉觴而再酌者曰此署之創虛席以待者久矣命名顏額請自今日始余因晦堂聞木樨香之語顏之曰聞桂以一語點破渙然氷釋善於教者宜如是且欲爲諸君作折桂先兆也余願與諸君共勉之并質之

張公張公曰然遂書以爲記中

靈雨記

歲貢毛可威邑人念

邑自去歲夏五月霖雨積旬汎濫曼衍室廬昏墊禾稼漂沒歲大稔秋八月韓江曾侯以名進士來宰吾邑下車之後蠲滌煩苛與民休息黔首聚族稱慶曰侯實生我儕也今春蟲蝕加厲麥苗朽枯百姓嗷嗷藜藿不飽婦子啼泣冀緩須臾死以待有秋入夏復恒暘侯蚤夜祇懼不遑寧居率僚屬父老子弟請命於城隍之神曰惟神受職爲城隍予受職爲民牧夫天雨民者也凡爲吏者皆分任雨民之責者也今六月農月也而可不雨乎不雨則奪民之生必吏之心忍於奪民之生而不雨應之若

然願急罪吏其幸無以虐我民衆聞言環顧而泣又按邑乘東
北隅巖山絕頂上有靈泉遇大旱禱之輒應其地巉巖險峻人
跡罕到侯於先日齋戒詰旦躬詣請禱披荆冒棘不得上乃芒
鞋布襪躡磴而登或至顛仆亦不顧從者氣敗色死汗出如豆
暴赤日中往返二十里許侯之爲民請命至矣即夕陰雲四合
遂得雨次日又雨三日乃大雨竟夕土膏滋潤溝塍水深數尺
槁蘇仆起原田油油市之人狂喜而走田間之氓罷桔槔而嬉
學士大夫相遇則相與拱手而稱慶也有歌於塗者曰毋苦災
曾侯來曾侯來生我儕益信天人感應之理捷於響應侯一念
精誠感天地動鬼神冥冥之中可通呼吸雖洛陽澍霖廣微應

禱往牒所載信而有徵不謂復見之今日也是不可以無記因名曰靈雨記時康熙癸亥閏六月十六日也

重建關帝廟記

本邑知縣鍾沛霖堂

國家化隆治洽首重祀典自畿輔達於郡邑咸按序明禋而關帝之祀每歲三舉其崇報爲更重顧聖賢之靈非廟中不聚人心之敬非過廟不生壽邑出東郭數十武有帝廟建於前

明嘉靖間屆今幾二百年今奉令甲春秋薦幣於斯朔望展敬於斯灌獻趨踰寧可任其傾頽而不爲之所乎余自乾隆己巳冬捧檄來邑謁廟之始顧瞻庭宇榱崩棟折覆壓可虞瞿然者久之自惟下吏朝夕飲冰別無羨餘可興舉廢墜乃延邑中紳

士熟籌所以更新之策僉曰事以義起功以衆成語不云乎白
狐之腋集而爲裘壽雖蕞爾胡不可募而成也余曰衆擎易舉
惟諸君子攸賴於是捐俸以倡而各紳士繼之乃召梓人即山
取材舍其舊而新是圖崇其堂宇廊其簷楹葺其門庭平其堦
城旣黜旣聖兼施丹雘聖像則重爲範土而髹之冕旒秀發旌
旆飛揚廟之右爲三公祠亦因而加整焉功始於癸酉之秋落
成於是年之冬雖循其舊制而巍峨煥彩視前有加斯役也或
有謂余曰福之攸歸其在斯乎余曰不然惟帝之靈如日月經
天如江河行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非若二氏之教飾琳宮妝
梵宇金碧輝煌以因果感人而使老幼奔波如韓昌黎所云者

也余因之有感矣天下事莫於難創始尤莫難於善後茲者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斷礎頽垣忽成碧瓦丹柱之觀誰實致之嗚呼此豈一手一足之烈也哉舉木者邪許相聞舂杵者謳歌以相余不敢居其功而諸紳士之贊助者事雖小而力匪易不可泯也謹告來者嗣而葺之庶幾廟貌常新而博碩肥腍永薦馨香典禮藉以不墜官守亦因以無隕乎此宜後賢之所樂聞諒不我遐棄矣乃援筆而爲之記

復廣安寺寺田記

金華大同印務局代印

邑治南有廣安寺化城軒廠象教莊嚴佛殿之東建龍亭庫恭遇元日長至及萬壽聖節官斯土者序班鵠立對闕嵩呼外臣

瞻雲就日之忱藉此展敬非如招提蘭若散在山椒巖隙者可
以任其興廢也寺故有田六十餘畝住僧不知敬守盡以鬻人
鎖院潛逃托言行脚佛教有稗沙門斯之謂矣邑南鄉有雲霞
寺僧徒頗衆乾隆壬申余召數僧來此住持而曉如爲院主既
至則以無田告余集諸買田者語之曰若非佔奪寺田者蓋以
鏹得之然無田則無僧無寺則無寺奈何皆對曰初謂僧畸零
偶鬻故不知而售之不料其鬻之至於盡也今承下詢願以悉
捐諸寺余曰善哉前之買此田也似豔其所有今之捐此田也
仍償其所無以佛法言則爲平等以世法言則爲蓋愆是可嘉
也乃爲釐其畝數并籍諸捐田者姓名而告曉如曰若知檀越

之惠乎寸絲粒粟皆仗十方况數十畝膏腴耶繼自今鋤雲犂
雨兢兢守之上以祝寶籙之綿長次以答佛恩之廣大下以釀
諸善信之因果庶幾哉長明不燔刹竿常豎伊蒲永給魚鼓時
鳴而虎拜稽首者咸得趨踰於金繩琉璃之側斯則余之所倦
倦而若之所當恪守者容可蹈前此覆轍乎曉如日唯唯遂次
其語以爲記畀之刻石其田畝及姓名列於碑陰乾隆甲戌夏
四月浴佛日長樂鍾沛書

隱花園記

進士方廷熹邑人

陳源莊舍後依山爲園曰隱花園石骨而土膚階猶自成不假
人力有石如蟾蜍吐泉注石井泉冷瑩澈上多野菊花繁而泉

香曰菊井園之地一畝餘八分竹一分桑髯棕古柏居其一以
其餘雜種四時佳卉與山葩共開落昔濂溪周子謂菊爲花中
隱者予謂豈惟菊哉苟其地僻而人稀林深而徑寂則嫣然者
桃姍然者杏罔不有知希自貴之意杜子美詩秋竹隱疎花花
非能隱其所與託者隱士也今吾園之中荒崖邃谷隱之地也
怪石靈草隱之隣也寒蝶娟鳥隱之客也煙光嵐翠晚風夜露
隱之所供養也地以居之隣以比之客以主之而浸淫於其所
供與養是園之所由名也若以東籬之落英而施以紅羅貯之
金屋隱哉隱哉

重建壽昌縣儒學尊經閣碑記

教諭 吳啟焯

自古神聖大人窮天人性命之蘊負君相師儒之責具參贊天地胞與民物之量其勳業之格被後人邈不可觀而理之昭如日星俾千百世坐而言起而行以成已而成人者曷恃乎恃有經而已矣世之人莫不知經而不知經之尊且不知經之所以尊夫所謂尊經者何也舉經所謂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理明於心體於身施於家國天下亦莫不明於心體於身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斯尊經之道莫大乎是我朝以經致治即以經立教凡敬天勤民體國經野之道悉本於經而變通之而御纂周易詩書春秋三禮傳說皆薈萃孔鄭諸儒暨周程張朱諸子之說博徵而綜貫之歸於睿斷六經之旨始有折衷今頒列府州縣

學舉天下賢士大夫涵濡而沐浴之斯所以尊之者至矣壽邑
向無尊經閣康熙十一年遼東羅景庵先生知縣事始建閣於
明倫堂後今圯矣嘉慶丁巳余聘紳士方炎方纘基洪步瀛蔣
浩方受琯方紉蕙翁基蔣在榕翁煥方岱基等鼎新文廟而葉
君正宣慨然以尊經閣自任鳩工庀材付之炎等而工食資費
均不預爲之量葉君誠可謂樂善興文踴躍赴公者矣余嘗考
壽邑自宋元明以來若郭頤鄭文珍則精於易翁夢得徐文鳳
則深於春秋傅崧之則兼通詩書戴禮著春秋指迷者爲鄭時
中著春秋類集大成者爲徐晨著讀易索隱者爲洪鼎著尙書
揀珠者爲洪禹功是皆鄉先達之羽翼經傳者流風餘韻迄今

未艾正宜躬行孝弟敦睦嫻任恤之誼且素有文名其子若孫克以詩書世其家蜚英庠序閣戒後吾知通經致用以仰答聖天子鼓舞作新者益無既矣

雨亭記

知縣劉達

壽南二十五里有月嶺者山爲屏雲觸石甚崎嶇多突兀松濤嗚咽如入桃源雲影徘徊如登仙宅噫嘻嶺之以月名也宜哉宜哉歲在甲子余適以公事臨莊至嶺麓忽然陰雲卒起迄巔大雨淋漓瀑布四掛見有舊亭基一座傾倒多年並無捐造因顧役曰此乃人迹罕到乎役曰東通蘭澌北進澶陽往來樂業者日相絡繹余愕然良久嘆曰余偶公出尙不能免彼民人之

朝而往暮而歸者其苦雨當不知若何矣越六年己巳冬十月
余又以公事經此適亭落成是日又雨宿葉祠衆首事請額於
余余不禁因今日之雨而有感於昔年之雨也遂名之曰雨亭
夫雨亭之名本襲蘇公東坡喜雨亭之舊余無所喜實不忘冒
雨之時也故竊其名而去其喜字云嘉慶十四年歲次屠維大
荒落陽月中浣知壽昌縣事古滇劉達誌

壽昌縣志
卷之二
文獻
甘肅復
甘肅復

太清堂記

甘肅復

世之所謂清者不惟在天有月露地有水泉而已凡山林之遠
市朝絕車馬無彩色之亂乎目絲竹之呶乎耳有花草之玩雲
鳥之適樹浮陰而石流潤以清名之可也壽昌爲睦之望邑東

南三十里有山曰太清李君景顏謝世俗之紛華構游息之幽
居因扁其堂曰太清以養志逃名啖詩書之味耕禮樂之畚神
融意適以逍遙於塵埃之外若子真之谷口龐公之鹿門子陵
之富春載諸信史以傳於今太清其將因李君繼三者以貽無
窮也歟

屏山書院記

本邑知縣徐璈桐城人

歲甲申秋余以改近蒞浙之壽昌壽在浙疆里財賦最爲下邑
然觀其邑中有創建屏山書院規基旣立締構維新心竊躉之
蓋其議自壬午歲倡之於聶京圃郡伯而一時諸董事好義者
遂先輸千金及五六百金又遍募於城鄉各殷戶而大概以具

乃以余至之明年延師住院督訓課余亦月校其一余因謂諸
董事凡田畝銀錢之收放室廬建造之支用師生膳脩之銷除
課試疏數之期額有其興之而莫或廢也有其理之而莫或紊
也於今春乃得統計其出入核正其租息詳列其規條臚陳於
后以見諸董事創募之勤各殷戶勦助之誼以謹其始終而垂
諸永久余竊惟古者作人之化莫盛於成周造士之法亦莫備
於成周成周之制國中既有大學小學之設而黨則有庠州則
有序鄉遂大夫又以時校其士而興其賢者能者其行則六德
其文則六藝其教之則不厭其詳其學之則不一其地也如此
書院之名肇於宋卽漢晉之所謂精舍也顧宋元以來往往爲

儒者聚徒講學之所而無關於國家造士之制我朝監古隆文
凡省府州縣之間均立學官有博士官以司訓迪而又飭守令
等以時興修書院俾鄉大夫之既仕而退處與士之列甲乙科
而未膺廩仕者皆得延之爲師月有計而歲有程校其文而勵
其行蓋教之不厭其詳學之不一其地也治道之盛賢能輩出
所由齊迹成周而與宋元異趣也壽之爲邑雖在浙爲狹然自
陳隋以來文學武功載於史冊代有其人今茲書院之建將士
之與於賓興者既有以淬礪琢磨備國家之用而奇傑瓌偉之
材亦將震興勃發於其間其即以此院爲兆端也矣

屏山書院記

知縣疏 贊 桐城人

壽昌古新安地山川雄勝多士代出焉歲癸未予來蒞是邑政
暇課以詩古文詞與邑人士相接見甚得時奉郡守議葺書院
各率其私錢得若干緡規地於學宮西鳩工庀材五閱月而告
成有堂有筵有軒櫺齋講諸生肄業有房十餘間門外有清流
映帶旁有園可植衆卉爲息遊所其後有山巍然如屏爰名曰
屏山書院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皆學也迨宋建書院嗣
是郡縣立學悉仍其名而文治之盛衰恒視乎學之興廢壽自
晉置縣垂千百年矣今得舉前此所未有者而興之一時文人
學士負笈門墻橫經几席陶淑於禮樂涵濡於道德發於文詞
見於行事濟濟祈祈日新月盛知山川靈秀所鍾毓以爲閭里

榮者其必倍蓰於前也予斯固有厚望焉

修八鼓橋記

李階升邑人

八鼓橋距縣治二十五里上達婺衢下通吳越誠孔通也橋有石鼓八即以名其橋載在志書由來甚久嘉慶十七年秋淫雨暴發巨浪橫衝而石脚橋梁半爲水壞自後坍塌頻仍日甚一日歲己亥首事黃佐烈邵元琇等慮橋之傾圮無存也願各輸已資爲修橋計復慮經費之不敷也勸捐以益之集腋成裘得錢若干數而修建之議遂決由是諏吉鳩工於本年秋仲三閱月而告竣其間砌岸築隄導流去塞址之高下者平之石之殘缺者補之名雖由舊而實則更新設非董事之人與好施者共

襄義舉曷克至此爰記事之端末而並勒其名於左時道光己亥嘉平月日也

漢井塘放生記

塘在石屏區

舉人陳時夏邑人

上帝垂慈悉本好生之意下民縱欲無非嗜殺之心虐及生靈恣其口腹彌天戾氣匝地災氛戎馬驟來舉室胥遭荼毒干戈疊擾殘生莫保瓦全甚而兵燹之餘加以流行之疫憂深二豎難求殘喘之延醫少十全頓覺生機之促受茲苦况孰與挽回皆爾前生釀成殺運若非痛除積習效聖王解網之仁安能自啟新機兆童子銜環之報惟是江湖至廣游泳甚繁倘指烟波浩蕩之區概加厲禁那有德澤汪洋之士廣設防閑此愛物不

吝施恩而放生尤宜擇地也茲有漢井塘者異瀛山之半畝停
止水之一泓志乘備書分餘波於風港清泉不絕任浮拍於鷗
羣在人烟稠密之旁稽查較易非絕壑寂寥之境偷竊何從於
此遂其生機道在禁乎網捕水深魚樂豈容毒藥潛施杜漸防
微毋許釣竿暗引魯罟藏而頽風克挽文沼躍而於物可歌如
敢故違定干重罰所願群氓自愛觀濠勿傷惠子之懷庶幾鱉
釜無烹得所永協鄭僑之樂水澤常流恩澤欣看涸轍無虞慈
心悉感天心定見太和翔洽

重建白山廟碑記

教諭吳有容

其略云仰瞻白山兮千仞之岡其下平坦兮天骨開張司徒廟

貌兮卓立輝煌羣峯拱秀兮激水流長歲丁陽九兮刼換紅羊
梓里捐建兮趨事不遑殿宇寢室兮東西兩廊作廟翼翼兮構
材孔良歲時祭祀兮厥德不忘願神之靈兮來格而來饗神福
我民兮壽而康驅災厲兮白山之陽我民報賽兮修舉有常亘
百世兮永沐神之庥光

徵刻十一郡孝子節婦啟

舉人陳時夏邑人

竊維行高曾閔傳不朽者輝映青編節勵松筠頌弗衰者光增
彤管是以記滇南痛哭血淚交并咏山北高飛冰心欲訴歌聲
擲地顧孝子之大節以昭賦筆凌雲景烈婦之芳徽以著此不
徒助清談於藝苑實以壯名教之干城也我浙山川清淑風稟

敦龐水繞三江豈乏姜魚遠寄星分婺野應多衛燕孤棲昔者
趙子則刻木痛深曹娥則投瓜情急形勞負土吻傷而羽族效
靈魂斷投崖指齧而血痕暈石標子孝父忠之望迹著鶴湖聽
兩哲一烈之謠風高龍井凡瑰奇之至行悉彪炳於曩編倘繼
起者與日月爭光而見知者致雲烟共滅則懷冰未賦堂虛凍
饌之歡投水空傷詞鮮色絲之妙奚以儀型於閭左奚以風勵
於閨中遂陽洪君子泉者旁搜潛德遠訪貞蕤前集全浙節婦
錄一冊業已登之大府達之天庭矣茲復念篇廢蓼莪事更有
關於風教歌興髦特詩尤傳播於藝林取乎孝者非第取乎貞
紀其名者並將紀其實果其守墓上追季義惇史應增題詩遠

言曰 卷一
三
一
婉妙端女箴何愧信以傳信合殷芹孟荀以齊書聞所欲聞統
李臂陰尸而備誌彙爲一冊傳永千秋洵能備兩浙之史材抑
足慰九原之靈爽惟是職非太史豈能遍歷輜軒迹異行人未
易遠蒐里黨狐集應資衆力驥附定有同心伏祈閬苑名公儒
林鉅手襄茲善舉闡彼幽光或錄之貞珉或訪之家乘或誼關
戚里代述清芬或地近比鄰縷陳芳躅廣羅卷冊遠附郵筒十
一郡懿範駢臻輝生梨棗數百年遺徽鱗萃義揭日星則斯志
也可以悟菽水之歡悰可以勵笄珈之苦節孫瓜陸膳耆舊傳
無此芳型桓義衛貞列女篇少茲壺範矣謹啓

屏山書院記

訓導楊友聲

壽昌蕞爾四達之區髮寇扇燄民莫安居解舍冊籍滌蕩無遺
屏山法物文教樞機依然完璞天鑒非虛敢告來者拱璧同儲
履任之初偕友訪書院遺址蔓草荒煙令人愴惻私心願爲興
復苦囊乏餘資躊躇久之壬午秋蔣君望庭言及院中公產原
自不薄近來半爲佃佔半爲人蝕同人不敢任怨云云不覺感
憤交集因力任其役適門下生以田畝冊見示得所藉手喜溢
望外或亦壽之文運將興而天假之緣乎因誌緣起

爲胡貞女徵詩啓

舉人翁錞邑人

在昔桓嫠截耳之烈允屬高風曹氏劓鼻之貞共稱峻節藩國
則被之絃管史臣則載在縹緗各貞松栢之堅心已屬閨幃之

芳躅若乃未歌秣馬纔說委禽綿未著以同功杯豈傳夫連理
而能擗而祈死不辭沒世之蒿簪毀不欲生永結終年之髮髻
如胡貞女者豈不難哉則有清華望族古嫠名媛幼即端莊生
而淑慎菊花製頌晨風遵柳絮之庭蘭葉成銘夜雨直桑條之
館笙歌華黍孝娥則黃絹題詩經授宣文伯姊乃絳紗設帳守
內則之禮誠訓嘗聞聯中表之姻絲蘿遂結方冀寶滔蘇蕙帶
結同心徐淑秦嘉杯交合盃而乃乘龍忽逝反馬空期驚開比
目之魚飛散同林之鳥宜男有草應開思婦之花貞女無波定
化望夫之石遂乃拜辭母黨奔赴夫家羅綺脫自璇閨衰絰服
於總帳撫棺而哭欲鏡合以何年引刃自裁望刀環而無日賴

衆人之馳救保弱質於顛危僉謂賢母臨喪曾譏從死先王制
禮無取過情雖視死如歸鴻毛不若而事生無代烏哺誰申輸
己子而妯娌心同爲立孤而舅姑面命於是勉從大義暫守殘
生心繫黃泉身盟白水粧辭梅瓣鏡掩菱花獨上機牀白日則
勤修婦職頻親鄴架黃昏而每課儒功解詩美於持門亦參廢
箸守禮嚴兮出閭祇議酒漿魚躍雙雙中饋修嚴之效鷄鳴喔
喔高堂問寢之時羨調橘之多能盤匱親奉敢蒸梨而不熟菽
水常供孝侍椿萱節昭桑梓痛病姑兮已殞心絡血而嘔紅悲
衰舅之旋亡眼眶淚兮含赤此則守貞未字劉向之傳所稀聞
撫姪爲兒樂天之宗賴不絕也已今者芳徽凜凜日月爭光藻

翰英英星雲煥采伏冀鴻都學士虎觀詞宗漢篆秦碑爭試琉璃之硯吳歛荆豔分題翡翠之箋則歌向風前散作九天珠玉懸之市上化成一樹珊瑚將來採自輶軒錫九重之綸綵行見壽諸梨棗昭萬古之綱常

重修宋公橋碑記

知事 陳錫鈞 淮陰人

古者橋梁之政屬於大司徒各設專官以董其事用是政無不舉降及後世乃悉委之於民夫民力固有時而不逮矣竊觀唐宋以來一二賢有司猶頗致意於此以爲橋梁之政不修而後吾民始有病涉者如壽之宋公橋即其例也宋公名鈞宋代嘗爲邑令實始建橋於壽邑之西郊跨長河計洞有十二行旅便

之遂名其橋曰宋公橋志不忘也歷元明清三朝迄今不廢光緒中葉蛟水漲發橋圯者過半歷久益甚錫鈞宰壽之明年歲在壬戌始集紳耆倡議修復官廳撥款僅六之一餘仍集諸民間并公舉士紳主其出納且董理之而督促工匠指揮畚畚俾無疲玩而滯期日者官亦與有勞焉經始於民國十一年夏越三年始落成因略述橋之緣起及宋公遺愛其昭昭在人耳目者雖百世不泯而此次修復紳民克承前次之美使錫鈞得相與有成尤足對宋公而無愧矣故不敢吝其一言中華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秋八月穀旦

壽昌縣青龍山涼亭碑記

童文奎 南昌人

壽邑東門外相距里許有山曰青龍岡巒起伏形勢蜿蜒風鑑
家謂龍脈之所注焉此地爲城東蔣姓之公共產亦徽杭來往
通衢附近者多業農牧豎樵夫行歌互答每遇風雨苦無憇息
所葉圓金女士有鑒於此擬構亭於山麓以便行人商之蔣姓
得衆許可鳩工庀材計捐貲三百餘金其心存惻隱洵可嘉已
董其事者爲蔣紳洛丞及其哲嗣景伯亭成因誌其緣起而勒
諸石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秋月穀旦也

疏浚城市溝渠記

民國九年六月

知事曹文燮鐵嶺人

記曰城市之有溝渠猶人身之有血脈滯塞則痰疾生壽邑市
溝不治遠在清同治間每淫雨積潦盈衢穢惡上湧民久病之

邑小無資議浚輒輟歲己未文燮奉命來典是邦因黃紳高松
紹介葉紳誥書蔣紳鍾翰翁紳詩彥程紳敬銘諸葛紳詳等五
君子倡捐基金得三百元邑商領袖葉君德潤葛君詔煦復力
贊助乃獲集議凡面衢市房以衡計捐每丈額銀二元主客分
認各半當推費君壽鈿余君穎峯董工務紳商各六人襄之嗣
呈省憲奉准動撥自治附捐銀二百元資挹注冬十一月丁卯
始工越二十日竣事人同此心輸將踴躍惟林金朝葉吉祥鮑
恒興吳萬茂陳發順熊廣發汪義興陀子等八戶捐銀十元式
角玖分玖厘認而未納實收銀五百四元有奇費余二君廉以
治財勇以任事不遑昕夕備極勤勞比詢於人知余君獨行士

費君蓋纘承先志無惑其不匱也總核所出都五百八十五元
餘節預定費用幾半儉矣文燮鑒於城區飲水不潔農田復古
惟井源泉滾滾溝洫相須以言衛生均關市政復移餘銀用新
法鑿井擇地署前經營三月乃畢視費余二君所作覺事倍而
功半焉嗚呼千金集腋一旦觀成敢法裨鄭之規應戒盜泉之
飲是爲記

更鎮關帝廟記

拔貢李一飪邑人

桂村有巨鎮二大同在其西更樓在其東關鎖全邑水口誠天
然形勝也但艾水發源鵝籠山蜿蜒至西郭會南北兩流其勢
益大若朝宗於海則必由更鎮以直趨於嚴陵是更鎮尤爲闔

邑水口所在地不有以鎮之門戶闢地脈鬆財源漏矣清光緒之季鎮商釀資購地擬建關帝廟以資鎮攝尋因他故停捐事遂中止民國七年盛君馥泉等重申前議因公舉首事八人各先捐銀五十元並合鎮前後捐銀壹千貳百八十九元於是斬荆翦棘鳩工庇材越二年而工竣計朝西大殿朝東戲臺各三間大殿之南五福堂一所四圍護以短垣中供關帝神像是役也共需經費壹千柒百餘元其工程雖未能宏傑詭麗足壯觀瞻而神有所式憑定能惠我鎮民於無彊也至南北兩廊尙付闕如非闕如也善與人同首其事者之用心至矣盡矣日前盛君來城倩序於余余維更鎮商業日益發達開源節流要以盛

君等爲冠今復踴躍建造爲閩邑鞏富裕之基其熱忱公益洵可嘉也遂忘譾劣畧記其緣起如右時民國九年三月日也

東陽義塚山記

徐英熙 東陽人

塚腫也。以土封墓如山頂之腫起。故平曰墓。封曰塚。高曰墳。我國古時墓而不墳。無所謂塚。塚之制其殆始於三代以下乎。史載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而無塚之名。後人慕其義而仿行之。曰義塚。年久纍纍。無隙地。西秦南越。不問何人。掩骼埋胔。便於瘞旅。凡無人承葬者。多歸之。掘其故而培其新。非所以善後也。而吾東陽義塚。則異是。吾東人口七十萬。游藝外出者。逾其半。流離顛沛。不無客死他邦。而運柩回鄉。力多未逮。故於羈

旅地合置義塚山爲之葬埋焉民國甲寅春余襄教於建西高
小校吳君宗藩張君錫範邀蒞壽始知吾東同鄉旅壽者實繁
有徒越一年乙卯夏余以法律事務駐壽乙巳秋始與蔡君維
翰王君經珊陳君慰眞組織東陽公所甲子冬由包君毓棠提
倡集資置義塚山其山坐落壽都一圖土名申塘崗松山壠表
東界大路與施姓山西界田壠及分水南界田壠北界申塘及
分水計山稅四畝四分一釐一毫乙丑春鳩集同鄉遍栽林木
衆議築義祭祠於其麓並立碑於其間而囑余爲之記余按周
禮雖有族葬之說然古人亦有隨地而葬不皆從其祖宗者文
王葬豐武王葬鎬非明證歟今以義塚山而葬客故之同鄉極

合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義吾願東陽旅壽者不必以己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以遷葬故鄉爲孝也並勿高築其墳若堂若坊若履夏屋以爲榮宗耀祖也斯旨也固與普通義塚有異也遂記之岢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也

重修排山石橋記

縣長陳煥浦江人

邑之西南距縣治二十五里有排山焉山下有溪溪上有橋橋建何時無從稽攷而其位置則在五都一圖曲斗橋村之西爲梅津源流所經之處東傍排山西向武峯上通閩贛下達皖徽行人輻輳蓋一縣之衝要孔道也民國初年稍損壞迨十四年春山洪暴發橋身轟激半被傾塌地方紳士羣擬修復卒以經

費難籌輒議輒止有下塘底地方吳秀榮之妻吳李氏者毅然引爲己任獨認出資並請郎桂芬黃賢集李士芳邵丞邵丙松李桂芳黃賢仕諸君子經理其事於是擇吉興工購材斲石工程則較舊爲良橋身則較前爲固計成石堦有二橋洞有三橋之上流下津石橋及沿溪石壩道路亦俱從新建築經始於民國十五年夏竣工於十六年秋閱時十有四月費銀幣一千六百餘金橋成之日適余蒞任之初以吳李氏熱心公益實爲難得遂書贈匾額以榮寵之余以道路交通爲當今第一要政而修築橋梁則爲交通第一事業吳李氏一婦女耳能遠見及此獨捐巨款以成此舉郎黃李邵諸君子又羣起贊襄其事以一

人之資集諸人之力而使千萬億來往行旅之人無病涉之苦
有履坦之樂其功德爲何如耶抑又聞之下邵石橋亦係吳李
氏獨資修築費資達四百餘金其好善不倦誠有出於鬚眉之
上者更令人欽敬無已瓜期已屆將賦驪歌黃君賢集以碑記
爲請余嘉吳李氏之義行而可以風也爰濡筆而樂爲之記時
民國戊辰夏五月日也

跋

民國肇造十有六年七月旣望余奉檄來攝壽篆下車伊始索
取志書杳不可得訪之父老則謂邑志自遜清乾隆十八年纂
修迄今逾越一百七十餘年書多散佚惟南鄉張家地方張明

經寶全家遺留一部尙爲完本輾轉央人借閱遷延未果子以志書爲一邑文獻所關安可闕如遂發起重修邑中紳耆同聲贊助於是修志委員會組織成立而是書亦由張明經之子練江奉獻於予碩果僅存曷勝寶貴是書不先不後適於予發修志宏願時入於予手冥冥之中有數存焉今歸之修志會以作底本並永爲保存垂之萬禩尙望掌是書者什襲藏之勿使遺佚斯幸矣時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三月下浣浦江味蓀陳煥跋

...

...

...

...

...

...

...

...

...

...

...